

《十三棍僧》之二

芦雅萍 杜永化 著

作家出版社

追杀

十三棍僧



追杀十三棍僧

芦雅萍 杜永化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追杀十三棍僧/芦雅萍, 杜永化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558 - 3

I. 追… II. ①芦… ②杜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2392 号

追杀十三棍僧

作 者: 芦雅萍 杜永化

责任编辑: 王 征

装帧设计: 四色土设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40 千

印张: 15.5

插页: 1

版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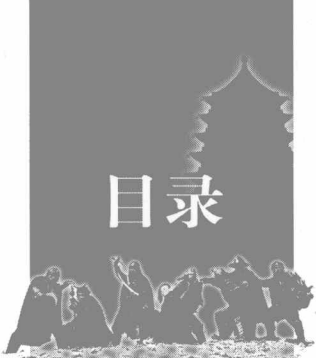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 - 7 - 5063 - 4558 - 3

定价: 2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佛门清净，
为何少林僧人总是陷入红尘纷争，
总是罩着血光之灾？



目录

第一章	星兆险象 /001	第十九章	敌血为盟 /166
第二章	聚风客栈 /003	第二十章	玄武之变 /177
第三章	如来法雨 /009	第二十一章	噩耗惊雷 /189
第四章	血泼寇船 /021	第二十二章	坝声悲咽 /200
第五章	祖庭浩劫 /033	第二十三章	泽风大过 /205
第六章	萧墙之患 /044	第二十四章	尽忠成仁 /209
第七章	魔瘴肆虐 /055	第二十五章	亦僧亦将 /215
第八章	盘龙玉佩 /060	第二十六章	心碎长安 /221
第九章	飞来横祸 /076	第二十七章	死而后已 /231
第十章	古道奇遇 /085	第二十八章	剑气如虹 /234
第十一章	佛门僧情 /093		
第十二章	引蛇出洞 /104		
第十三章	无暇无尘 /114		
第十四章	倾国绝色 /124		
第十五章	司马旦子 /133		
第十六章	青肝碧血 /142		
第十七章	法力无边 /154		
第十八章	础润知雨 /161		

第一章 星兆险象



夜空浩渺，山道幽寂。

一座高高的拱式木桥上，似有人影晃动。

云浮月出，大地万物清晰渐现，在拱桥的桥栏之上，两个人影一前一后，一弹一跳，仿如蜻蜓点水一般，轻轻飘飘，来来回回，像是在追逐，又像是在嬉戏。

待月色更清亮一些时，方才看清：原来，那起落跃跳于两侧桥栏之上者，竟是两个年轻的和尚！

桥下，峡谷幽深，水流轰鸣……

拱桥的另一端——

一位年轻和尚金鸡独立，一脚蹬天，单腿立地，只手合十，一动不动，久久地伫立于一根栏柱之上，仿如一尊雕像。

夜风吹拂着年轻和尚的僧袍，呼呼猎猎地翻扬着。

那和尚，只要稍稍打个趑趄，便会被一头掀下峡谷去……

年轻和尚双目微阖，神情怡然，宛若小憩。

拱桥的正中，结跏趺坐着一位中年和尚。

旁边，还趺坐着一个小小和尚。

师徒二人俱手持弥陀印^①，阖目禅定。

这位正是赫赫有名的少林寺大将军僧——伏虎罗汉昙宗。

在他旁边静静趺坐的，是他最小的徒弟觉范。

① 佛教徒打坐时两手大指相抵、四指相叠的姿势。

几天前，昙宗带着他的四个弟子——僧满、僧丰、觉远和觉范，前往福、建两州官衙，请求官兵调派船舰水兵，协助少林僧兵打击一股作恶多端、逃往海上的盗寇。

返回之时，因天色已晚，前面还有四十多里的险峻山道，昙宗便命弟子们在桥上歇息一宿，明天一早赶路。

僧满、僧丰、觉远三人习惯了每天的晚堂功课，于是便在这桥栅之上，亦静亦动、亦禅亦武地各自修习起禅武功课来。

昙宗大和尚面朝北斗，气沉丹田，吞吐天地星辰之气，默默修练达摩真传的风云如来神功……

小觉范平素以修习禅医为主，便陪师父趺坐禅悟。

小觉范禅坐时爱胡思乱想。此时突然抽了几下鼻子，脸上潜然跌落两行闪亮的泪珠……

这小家伙，又在思念北少林和他的皈依师——妙药罗汉明嵩了。

自武德五年，少林僧兵奉秦王教令一路南下，跋山涉水数千里，转眼就是两三年。莫说小觉范了，南下闽地的数百少林弟子，又有哪个不思念北少林祖庭老家的？

天上万点繁星，桥下激流轰鸣。

蓦地，山野起风了。

一时间，万木摇响，星月隐形。

风是从东南方向刮过来的。

桥下的水流越发喧嚣了，仿如万马奔腾一般惊心动魄。

突然，一颗彗星拖着巨大的尾巴，骤然划破漆黑的夜空，刹那间坠落于天之尽头……

就在彗星骤然寂灭的那一瞬间，和尚昙宗蓦地打了个寒噤！

他略一沉吟，突然跳将起来，一面收拾行袋，一面对桥两头练功的几个弟子大叫：“不好！快快回寺！”

“师父，怎么啦？”

桥上几个弟子不知出了何事，一时全都围了上来。

“寺院今晚将遇大祸！咱们务必要在亥子相交之前赶回寺内！”

“啊？”

僧满、僧丰、觉远和觉范四人闻言大惊……

第二章 聚风客栈



残阳似血，雁阵南飞。

崎岖的闽南官道上，一行人马从北往南疾驰而过。

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总共十九人。

一色青壮。

一色黑漆剑鞘的精钢锐器。

一色黑衣黑巾，步云快靴。

一行人匆匆打马经过一处颇为繁华的集镇。

集镇一街两行店铺林立，杏帘曳曳，棕榈青青。

集镇的尽头是一处官家驿站。

驿站门阔台高，上悬一面镶有“官驿”二字的青色大幡。

一行人目不斜视，匆匆驰过。

约摸又跑了半个多时辰，面前现出一道漫漫的长坡。

爬上长坡，朝下看，一处很是海势的院落兀立于官道旁。

院落后面，是大片大片的林丛，林丛紧连着云雾缭绕的青山。

院落正门外，一棵细高的杨树，树干半腰一方旌幡于风中呼啦啦地飘得很是山响，幡上是“聚风客栈”四个大字。

一行人纷纷下马、鱼贯而入。

院落宽大，呈品字状。前面是酒家、茶肆。后院，一侧是客房、水房；一侧是牲口棚、库房。

房子皆以原木为墙，半人高的石头墙基。

客栈大堂内颇为热闹：有围着赌钱的，有喝酒划拳的，有品茶闲坐的，还有一些看不明白身份来历的人。

忽见闯进一帮子荷刀佩剑的，众人吃了一惊。悄悄打量，见一行人进得门来，并不张扬，也不闲话，只是就近寻了两张空桌，分别就座。

一行人都看一位脸膛黝黑、眼锋锐利的年轻人行事。

此人彪健魁梧，神情威严。除了背后那把黑漆剑鞘显得比别人格外宽大了些，衣着打扮和众人一般无二。

与黝黑脸不离左右的，是一位举止儒雅、留有短髭、年纪稍长者。

一群人中，只他一人没有带刀荷剑。

季节早过立秋，留短髭者手中仍旧须臾不离地握着一把大折扇，时不时抖开，摇上几摇。

再看一行人拴在外面树上的马——有黑有白有棕，混杂不一。虽说没有什么马中名骏，却也匹匹高大壮实。

那些马的背上，除了一些包袱、蓑衣、水葫芦等出门必需的物件，既没有驮货的藤筐，也没有悬挂的镖旗。

看样子，这些人不是商人，也不像镖行。

若说是大唐官府的人，为何一个都不着公服？又为何不在前面镇上的官驿落脚，偏偏来到这江湖上有名的聚风客栈？

若说他们不是公人，为何敢公然佩刀仗剑地行走于官道？

店主闻报来了一大帮客人，一路小跑地从堂后迎出，笑容可掬地亲自接着，又是打招呼又是问饥渴。

转眼工夫，两个店小二已提来茶壶，摆上茶碗。

一行人喝茶的当儿，黝黑脸膛的年轻人向店主点了七八样的饭菜，每样都是双份，说还要赶路，催促饭菜要快。

“好咧——！”

店主一声应承，小二不待吩咐，一溜小跑地到后灶交待去了。

一旁的众人疑惑：天已将昏，这些人为何只在此吃饭，却不在此住店？

往南，至少还要赶一个多时辰的路才有客店。路途中间，还要翻过乌蛭岭和鬼头峡两处险隘。

那两处险隘，就算白天经过，也让人心惊。

附近方圆三五百里，就连官府的公人，侠客和镖行，也少有在那两段路夜行的。

远路怕水，近路怕鬼。这拨人，肯定是不知底细的远道儿过客。

此时，周围闲唠的、喝茶的、吃酒赌钱的，虽说各自该做什么仍旧还在做什么，却无一不在留意着这一行人的动静。

从前堂通往后面的过堂口，暗而狭长。

有人影倏忽闪过……

饭菜很快上齐了。

两张桌子饭菜一模一样：一大盆的白米饭，八大盘子的豆腐、木耳、蘑菇、青菜之类。中间外加一大盘切得有模有样、摞得高高的酱牛肉，足足有三四斤。

一行人刚拿起筷子，店老板满脸堆笑地趋步来到脸膛黝黑的年轻人面前：“老大！辛苦啦！这是小店自酿的米酒，消渴解乏，还不会醉倒人。是小店专门赠与各位的，不另收银子，权且交个朋友。”

紧随老板身后，一高一矮两个店小二。

高个子双手捧着一个偌大的坛子，后面的小个子手里捧着一摞酒碗。

店老板喜眉笑眼地亲自捧坛，不由分说，哗哗地先自斟了满满的一碗酒，双手捧着：“承蒙各位客官光临小店，为表敬意，小人先敬各位一碗！”

说着，一仰脖子，自己先灌下了一碗。接着，又斟上满满的一碗，双手捧着、恭恭敬敬地首先举到脸膛黝黑的老大面前。

老大旁边，那位留短髭者拿手中的折扇轻轻一拦，抢先接过那碗米酒，轻轻抿了一口，让酒在舌头上略停了片刻，然后缓缓咽下，转脸对老大点头道：“嗯，味道果然不错！店主的美意，却之不恭，弟兄们可以尝尝。”

小个子小二甚是利落地将酒碗叮叮当当一溜排开，高个子小二抱着酒坛，哗哗哗哗，一滴不落地全都倒在酒碗中。

每个酒碗正好全是九成满。

正合了茶七、饭八、酒九的规矩。

见拿折扇者发了话，黝黑脸膛的彪健行者微一点头，一行人这才纷纷端起酒碗。

一行黑衣人喝酒吃饭的当儿，先后有两拨人，已悄悄离开了聚风客栈……

在店老板给一行人轮番劝酒的当儿，手拿折扇者的眼角一斜，意外发现——外罩油渍麻花、粗布短袍的店老板，领口处竟然露出了绸料的内衫……

就在众人斟酒敬酒、你推我让的当儿，夹在大家当中板凳上的一个包袱，眨眼间便被人掉了包……

果然是江南好酒！

满满一坛子的米酒下去，一行人脸色微红，却并无醉意。

酒足饭饱，一行人纷纷起身的当儿，军师从衣袋里摸出一锭小银锞子，交给点头哈腰的店老板：不用找零了。

店老板双手抱着银锞子，喜眉笑眼地连声道谢。

店老板将一行人送出院门，又望着一行人翻身上马、身影渐渐消失于官道尽头那时，这才转过身来，一把抡掉罩在外面的粗布短袍，露出里面一件明晃晃的绸衫来。

店老板一面哈哈大笑，一面随手把脏了吧唧的粗布短袍往树杈上一撂，大摇大摆地朝店后的茅房走去。

从茅房出来，天已尽黑，上弦月已跃上东天。

正门之外和前庭后院，此时，已点亮了书有“客栈”二字的鱼皮灯笼。

满心欢喜的店老板一路沿着矮树丛往前院走，一路盘算着那个包袱里有多少银子。

不提防，脚下蓦地被什么绊了一下，一头扑倒在一个软乎乎的东西上。

店老板吃了一惊！

老板定了定神，凑着不甚分明的月光低头一看：原是一个人横躺在那里，身上还发着一股子酒气！

店老板一边爬起，一边正要张口骂人那时，突然看清——原来，

那人是脸朝下趴着，背上竟然斜扎着一把燕翅飞镖！

店老板觉得有些晦气，却并不很惊慌——在他的店里，这样的事常有。

他的这家客栈，乃三州交界之地，豪杰集散之处。

肯定又是道上的哪拨人跟另一拨人吃酒赌钱闹翻了脸！

就着半边月亮，店老板一面在那人的衣袍上顺势擦了擦手上的血，一面扳过那人的脸看了看。

这一看，令店老板不觉倒抽了一口凉气！

死者竟是自己店中的神偷阿鼠！

谁如此大胆，敢动他的人？

店老板四下一瞅，此时方才看清：就在阿鼠的尸首旁，随便扔着一个解开的包袱，包袱四周胡乱丢着些生铁铸就的大小铁锭子。

店老板骤地惊出一身冷汗：天哪！

这可真是玩了一辈子的鹰，临了竟被鹰啄瞎了眼！

论说，他也算是颇有见识的人了——许多有名的江湖侠客、绿林豪杰，甚至官兵捕快、大盗流寇，都是他的座上客。

以往，不管来者是哪条道儿上混饭的，他一眼都能辨出个八九不离十来。可是，今天这帮人马，他竟无法断定：他们，到底是哪路的神仙？

他虽也看出这帮人非同寻常，那包银子，他原本不想下手的。可是，今天店里有两三拨道儿上的人，早在那帮人喝酒之时，就已悄悄离开客栈，前往乌蛭岭和鬼头峡等候去了。

自己若不动手，那包银子，还有那十几匹好马，岂不全都白白便宜了别人？

店老板站在神偷阿鼠的尸首旁，正兀自懊恼之际，忽听一串接着一串刺耳的怪啸，擦着树丛和他的头皮剝然飞过！

店老板转脸去看时，登时惊得魂飞魄散——

随着一声声的怪响，一支接一支带着火团的箭矢，骤然划破夜空、径直朝着前面的客栈射去！

店老板一头钻进乱树丛中，顺着客栈通往后山的一条秘道一气跑出一二里，站在一处山坡上，眼睁睁地看着一方聚风大客栈成了一片

火海……

直到客栈化成一片灰烬，万籁复于死寂，店老板这才疯也似的跑下山来。

店老板望着满眼废墟，怔怔发呆之时，忽听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，隐约听到有人呼叫“老妖，老妖……”

老妖是店老板的绰号。

只有一向往来甚密者，才会这么叫他。

店老板转过身来：一匹马已经驰到近前，马背上驮着一人……

“哪个？”

那人没有回话。

店老板壮着胆近前两步：天哪！马上驮了个全身是血的人！

血人伏在马背上，一动不动，只有很响的喘息声。身上脸上被血糊了一层，看不清眉眼。

店老板上前推了推，不料，那血人竟然一头栽到店老板身上，嘴巴一张一合的，却说不出话来……

店老板拿手抹去那人脸上的血——

天！这不是鬼头峡的老大“鬼头煞”吗？

第三章 如来法雨



南少林寺，静静地伫立在九莲山南麓。

站在半山往南看，除去前面的几重佛殿，单看后院的布局，不像是个佛寺，倒更像一座兵营——一排又一排一模一样的房舍，一色的石头基座，一色原木垒成的屋墙。

这里就是南少林僧兵憩息和禅坐的寮舍。

寮舍内，一色山木搭就的通铺。

劳累了一天的众僧睡得十分酣沉，鼾声四起……

夜晚亥子之交时分，屋外突然起了大风。

风越刮越大，带着凄厉的尖啸，翻过寮舍、翻过佛殿，撞得风铃丁丁零零响个不停。

大风吹过寮舍的门缝和窗缝，也映出几缕不祥的乱光。

突然，寮舍外传来一片惊呼：“不好啦——着火啦！快救火啊！”

众僧骤然惊醒——透过木栅小窗，只见外面一片亮光乱晃，同时，一些火烟顺着墙缝和小栅窗也开始涌进屋内……

众僧一跃而起，或是抓住铺盖或是抓起床单，一头冲出寮舍。

院中，佛殿、楼阁、寮舍，到处都是随风狂舞的火焰！

刚刚竣工的大雄宝殿，更是烈焰四起！

众僧喊叫着、扑打着，掂盆提桶地乱成一团，抢先扑救大雄宝殿……

他们从水缸里，从石槽里，从山门外的小河里，一趟又一趟，一桶又一桶地提水泼水、灭火扑火……

狂风猎猎、火烟滚滚！

风助火势！散乱的火焰渐渐聚成冲天的大火，轰轰隆隆劈劈剥剥的炸响骇目惊心！

火光映在西墙外一片繁茂浓密的矮树林。

矮树林后，静静地伫立着一群黑衣之人。

面对熊熊大火，面对众僧惊慌奔跑号叫的场面，一群人的目光冰冷且透着杀气……

只见一个黑面恶相的大和尚，手提一床湿淋淋的床单，拼命扑打着佛殿板榻上的火苗……

“老大，这个人，有点像缉杀令上第二妖僧——黑面金刚普惠！”留有短髭、手持折扇的人，对旁边一位彪健魁梧、眼锋锐利的黑衣人低声说。

被称作老大的黑衣人，一面望着大火和众僧，一面微微点头。

这时，又见一个披头散发的苦行僧，手持砍柴刀，几刀砍断一棵小树，发疯似的扑打着火焰……

“这个拿砍刀的人，应该是鬼影头陀——道广！”持折扇者又指了指那个披头散发的头陀僧说。

这时，一个看上去像是发了疯癫的瘦和尚，骤然闯入两人视野——只见那瘦和尚张着大嘴，又跳又蹦地，手持一件僧袍，光着膀子，将僧袍一把按在水里，一头冲进火中，狂扑乱甩起来……

“这个人，又是谁呢？”拿折扇者一面敲打着自己的手掌，一面自言自语地打量着瘦和尚。

“寺院一旦化为灰烬，从明天开始，所有妖僧人等的行踪，都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那时，咱们就好从中辨认，分而除之了！”老大目光阴冷地望着又蹦又跳的瘦和尚说。

望着熊熊燃烧的大火和满地奔跑扑救的和尚，看他们或是盆或是桶，或是扑打或是泼水，一趟一趟往返于大殿和河畔之间，耳畔是噼噼啪啪的炸响之声、呼喊号叫之声、风助火势轰轰如雷之声，众黑衣人站在灌木丛后，或是交头接耳，或是默默观望。

正在此时，突然，他们看见一拨子又一拨子成群结队的男女老

少，一路大呼小叫着，一路端着盆、提着水从山下冲往寺院，和那些僧人一起投入到救火扑火之中……

众黑衣人不觉愕然……

崎岖的山道上。

昙宗师徒五人的身影倏忽掠过。

师徒们深一脚浅一脚，却是快步如飞！

看不清彼此的脸，只听见嗖嗖的脚步声和着急促的喘息声。

蓦地，小觉范绊着了一块石头，身子猛一趔趄，随即被身边的觉远一把拽住！

狂风呼号，天黑路险。

四五十里地的山路，众人上山下山、爬坡过河……

汗水湿透了身上的僧袍，又被狂风吹干。吹干了又重新潮湿……

寺院越来越近了——

当拐过最后那道山崖时，师徒五人突然看见——坐落着南少林寺的那片山岙子的半空，满天红光忽忽乱闪！

昙宗“噉”的一声大吼，瞬即不见了人影……

众僧和百姓飞奔于河边和火场，一桶又一桶，一盆又一盆，泼、打、摔、捂，火势却没有什么减弱的势头！

南少林执事僧——黑面金刚普惠黧黑的一张脸，越发显得狰狞可怕！他奋力抡着湿淋淋的床单，拼命地扑打着大雄宝殿木桶上的火焰。

湿淋淋的床单干了，再浸满水，继续摔打……

突然，水淋淋的床单一下子被什么东西挂住了！

普惠一面急躁地拽扯着床单，一面凑上前去看：平展展的佛殿隔板，怎么会挂住床单？

就着火光，蓦地发现：原来，扯住床单的，竟然是一支断箭头！

一支深深扎进大殿隔板里的断箭头！

普惠猛力一把拔出箭头桶：箭杆已烧断，只留一截精铁箭矢！

谁朝佛殿射箭？

就着火光，普惠朝桶板上瞅去——

又是一个！

他继续搜寻着——

又是一个……

啊？莫非，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，是有人故意纵放？

普惠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！

他双手抓着箭矢，“啊！啊！啊——！”

几声狂啸，几支精铁打制的三棱箭矢，被他生生折成几段！

天燥风狂、火势汹涌，单靠这样一趟一趟、一桶一桶地泼水，一下一下地扑打，哪里济事？

眼见佛殿寮舍将化为灰烬，众僧和百姓喊叫声，求佛声，持号声^①，声声惊心……

正当众僧绝望悲号之际，突听一阵低沉的闷雷，从远及近滚涌而来！

紧接着，乌云翻滚、雷声大作！

众僧惊骇之际，突然，一场倾盆大雨倒也似的从天而降！

啊？佛祖显灵啦？

佛祖显灵啦！

倾盆大雨直扑熊熊大火——

“阿弥陀佛！佛祖显灵啦！天降法雨啦——！”

众僧停止了扑打，一时，全都仰着脸，望着从天而降的大雨，又惊又喜，一时纷纷匍倒在泥水之中，五体投地，望空叩拜……

声声佛号直贯夜空——

南无释迦牟尼佛祖……

南无观世音菩萨……

南无菩提达摩祖……

佛号回荡于山野，撼人魂魄……

一时，就见熊熊燃烧的大火，渐渐、渐渐地微弱了。

① 持号——居士或佛教徒口诵“阿弥陀佛”或是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